



夏日荷塘
◎孙镜福

玲珑映白墙
玉兰一瓣
◎孙剑

入夏，花开的芳菲逐渐被枝繁叶茂的绿色替代，滴翠流金似的，焦、重、浓、淡、清，层层叠叠，无边无涯。

晨间跑步，在小区跑道转角处，见一树榴红，一簇簇、一朵朵，挂在深绿中。周围槐、栾、山茶、紫荆，高大、稠密，她却在照人如灌的绿里探出火焰来，一点点、一串串、一嘟嘟，含着露水，晨光熹微里，闪烁着眼睫毛似的，有着空濛韵味。真想和她说：你来得好晚啊！遥看，皱褶卷曲的红色花瓣，疑是哪个顽皮孩子将星星点点的鞭炮随意撒在了树上。也像过年时，小区物业人员为了增加新年气氛，在槐树上挂着小喇叭一样的灯饰。

说起榴花，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明代吴派画家陆治的《榴花小景》。他将榴花、菖蒲、百合三种植物并立，朱砂点石榴，花青染菖蒲，水墨写百合，偃仰有致。相同的竖构图，清代意大利籍宫廷画家郎世宁的《午瑞图》里，青瓷瓶内插菖蒲叶、石榴花和蜀葵花，托盘里盛李子和樱桃，几个粽子散落一旁。陆治的色泽墨韵顾及了阴阳相悖的自然形态和变化，郎世宁注重明暗及透视的特点，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只是前者用笔简练达到了自然天成之趣，后者却是重彩写实，有一种欧洲静物的味道。

一枝一石榴，一语一意境。

晋《博物志》载：“汉张骞出使西域，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，故名安石榴。”石榴在中国人眼里有多子多福、丰收繁荣、和睦吉庆之意。

可开在这样季节的石榴花，迎面就是梅雨天气，忽而丝雨绵绵，忽而大雨滂沱，接着后面七八月说不定还会有台风。从萌芽开始，到新梢生长与显蕾，再到开花、果实发育，她既要抓住丰沛的雨水滋润，又要接受急风骤雨的捶打，需要经历多少风吹雨打，才能硕果累累、傲然屹立？

这一树榴红又多像是时间的分界线。

记得过年时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大红对联洋溢着的红就在眼前，一晃时间已过半。在时间的河流里，和风物凝视，内心怎么会无动于衷。

经过另一个城市的大学校园，那些穿戴学士服的孩子正逢毕业，据说穿红袍的是毕业生，他们正穿过绿色笼罩的林荫道去拍照。

记得一个妈妈的朋友圈文案：“只有父母知道你吃了多少苦，熬了多少夜，掉了多少白发，才换来这身红袍。”

孩子们在白墙边拍照，笑语盈盈，如山涧清泉，此时想想南宋词人吴文英《隔浦莲近·泊长桥过重午》“榴花依旧照眼”句，觉得“照眼”两字甚合。

紫琅诗会

也可以交给下一位
头一回上阵地，血
知道了自己的型号

穿行在身体中
红色不断叠加，千山万壑
有了粗犷雄浑
想起家乡的一条大河
在身体中流淌至今

不论A型B型或是O型
注定要归拢到那条大河中去
注定有风，在其中疾驰
注定有旗帜飒飒作响

心窗
片羽

父亲过世，他来磕头，明芳姨死，母亲也上人情。锦林不同意从后面运瓦，这种事也不好翻脸。在巷子口碰到汉民，发了支烟给他，我说，换下来的小瓦临时放你西墙边。汉民说，好的，过去买小瓦还要找关系，现在送人都不要。汉民是东隔壁的，盖的二层楼房。汉民比我大几岁，知根知底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当年他用铜钞问我换馒头干吃，我换给他，过几天，他又把铜钞要回去了。和汉民拉了会家常，觉得汉民说话不像锦林叔，我便进一步对汉民说：“这次我想趁匠人在这里，把围墙拆了调调直。”话音刚落，汉民突然拉下脸来说：“你这个梦不要做，要调直在你老子手上就调了，调直巷子就没有了，不好通行，居民还要上政府告你，这个梦不要做。”汉民说得我无话可说。我心里想，要是父亲操作我，我家围墙不调直，你汉民家砌楼房也没那么爽快，不信试试！

父亲是个好说话的人，没有说不通的事。房顶上的四根电线也是父亲同意架到后面去的，换瓦都碰，我不好怨父亲。老宅对于我只是个念想，逢年过节回老家祭祖，有个去处。老镇上的房子空关的太多，年轻人都出去了，有钱人又不愿投资，若干年后，老镇有可能就被拆掉。不并掉，存在也无多大意义；并掉了，原住居民心里不能承受。

去年清明回老家上坟，母亲建议把老宅处理掉，我说这房子也卖不出钱，先放着，以后再说。母亲是怪门前的路铺得坑坑洼洼的，脚都崴两回

七月，我们出征(组诗)

——献给云南老山地区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四十周年

◎方述怀

出征

四十年前的七月，我们剃发出征
有人将遗书放在包裹里
有人沉默不语
“上了战场就要准备牺牲”
我没有写，家里兄弟姐妹多
父母有家人照顾

走向现山的路上尘土飞扬
但蔚蓝的天空，一直在头顶上
相向而行，五公里急行军
野外生存，高强度的临战训练

骨骼中有了铁和其他金属
而眼睛多了点厚重
向老山进发，穿过丛林
越过雷区，找到了接替的高地
我们加固掩体、深挖猫耳洞
撤下心思和所有的往事
在炮声中走进黄昏
直到，有鸟儿携来又一个清晨

内衣上口有自己的血型

急救包、止血带，捆绑在身上
即使用不上

原点

◎王海波

老宅是我的原点，是我最初出发的地方。老宅在西街，前面两间厨房，后面三间正屋，有个小天井。砌老宅的时候，我还小，这话一说也有四十多年了。原来的宅基地有双倍大，屋后有一片树林、草垛，如果还是那样该有多好。

父亲把树林让出去了，给了屋后锦林家，理由是我家盖瓦房，锦林家是草房，遮阴。锦林家的天井大得出奇。不久，他家也盖了瓦房，朝南五间，东西还有两排，东边一排就挨着我家后墙。这次老宅屋漏，我回去看了，屋上的小瓦被猫扒了一处一处的。叔叔说，找匠人来捉瓦，马上就到夏天了，雨水多，不捉漏下来屋里就糟了。房前的瓦可从自家天井运，后半面得从锦林家天井运。我跟叔叔说：“你帮我到屋后去打个招呼吧。”叔叔答应说好的，他说去。

匠人来的当天早上，我带了烟到锦林家，他手里拿着一根白色软塑料管，管子里水朝外溢，他在给花草浇水。我喊了一声锦林叔早啊。他抬头望了望我说，你回来了。他神情冷漠地说：“你叔叔跟我说了，你这瓦后面没法运。”锦林关掉水，把管子扔到一边，指着我家的后墙说：“你看看，我砌的这花架，不是才砌的，你家三十年前换椽子的时候就砌了，脚楞不好搭。”锦林的语气很硬，不好商量。他还说：“后面的瓦可以从前面运，叫匠人小心点，不要把瓦掉到我的雀舌上，我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货，断了枝又不好叫你赔。”

跟锦林家，两家有人情往来的，

了。说实话，我对西街铺的这条路也颇有微词，也许镇上没少花钱，做的一件好事，但居民不满意，行走不便，好事反而成了坏事。居民们说，镇上书记、镇长不是本镇人，要是哪个住西街，路早已铺平了。这不能怪镇上，是选料人出了问题，铺路的条石应该是平的，为什么要选高低不平的条石？经办人拿了回扣，还是以次充好？不得而知，情况不清楚，不能瞎说。铺已铺了，会不会有人发发善心，扒了重铺，不让子子孙孙也走这条不平之路？

但我还是决定回老宅住些时日，我要去采访几位近百岁的老人，他们对老镇的历史熟悉，能说得清，这是极其宝贵的财富。老镇那么多的故事，老人愿意讲给我听，我怎么可能不去写呢？有些人和事，在岁月的长河里渐渐消隐，即便从记忆深处打捞上来，也成了片片残骸。我应竭尽所能地把丢失于风中曾经饱满的穗粒串联起来，还原其本来面目。我始终认为，老宅是我心灵的归宿，是我梦寐以求的港湾，尽管世道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可我唯有站在老宅这块土地上，才有回家的感觉，才能感受到那份亲切与温馨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走多远，老宅永远是我灵魂的驿站与栖息地。

匠人打着号子，他们站成一排长队，从后面把瓦传到前面。当手的匠人说，没什么，就是费点时间。等匠人换好瓦，我把老宅再收拾一下，西房间腾空做书房，我最早就是在开始写作，几十年兜兜转转，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原点。